✷ 紀　念 ✷

致力美濃客家八音傳承的鍾彩祥老師

(一九三八~二〇二二)

二〇一五年彩祥老師指導福安國小社區班。

彩祥老師開心合影。

二〇一五年獲頒客家貢獻獎，二〇一六年入選文化部人間國寶的鍾彩祥老師上週辭世，懷想十餘年來結合眾多力量，在前輩等人的指導下，一步一步將傳統文化技藝傳承給年輕一代，令人感佩其付出與堅持。

先是福安國小謝宜文主任二〇〇六年推動開班，找來完整保存客家八音風格的「美濃客家八音團」老師傅鍾彩祥授課指導，歷時一年多的學習，「福安國小客家八音團」二〇〇七年正式成軍，且持續至今。

不約而同的，美濃八色鳥協會及黃淑玫老師深感美濃地區演奏八音的樂師們逐漸年老凋零，生命禮俗儀典中客家八音傳承的工作迫在眉睫，亦於二〇〇六年，結合客家音樂創作者林生祥，贊助美濃國中樂器經費，開辦美濃國中客家八音團。

二〇〇九年六月，有感第一批國中生畢業後，將隨即失去持習客家八音之機會；加上福小、美中等客音團，校內練習時足，正好該批學生旗美高中就讀，藉校「社區均質化計畫」當年十一月二十三作開辦客家八音培區班，讓跨年段學甚至社會人士，固週日上午有藝師傳共同練習的機會，近十三年仍持續不主要感謝彩祥老師謝宜文老師、劉素蓉士的長期投入，一一屆持續傳承。二〇年八月後，美濃鳥協會籌募經費持班，旗美高中接力於二〇一三年上半年以化經費，二〇一四、一五年度則有均質化經費補助，不足額部分仍維持向社區募款，並於二〇一九年捐款予美濃國中設置「美濃客家八音傳習教室」，有存放樂器、固定練習的空間。

感謝彩祥老師長期陪伴、指導，給了團員不斷努力精進的動力，具體的成果展現在二〇一七年台南的客家八音觀摩競賽，十支隊伍中有一半來自美濃，且多是中年以下及年輕學子，有三支隊伍由彩祥老師及宜文老師指導，並且獲得優等的佳績。值得一提的是榮獲特優的「美濃竹頭背客家八音團」，團長鍾兆生二〇一二年於社區班啟蒙後，特邀彩祥老師至竹頭角授課，兩三年後成團，以實際作場提升實力，青出於藍，現已獨當一面，並至龍肚國中接續傳承的志業。

經過持續練習積累，年輕學子陸續受邀到社區各活動、縣市政府、六堆文化園區演出，甚至有了國際交流演出學習之機會。以旗美高中為例，就有：二〇一四獲上海市邀請參加「舞動青春」唱響未來」第九屆臺滬中學生才藝交流活動；二〇一六日本岡山美作泗水姊妹校來訪，高校來訪歡迎會演出；二〇一九印尼前往美濃客家八音傳習教室聆賞體驗等……。讓勤練的孩子有展現的舞台，更讓國際交流活動能具台灣傳統文化內涵。

一月十六日的告別式公祭前，特別安排彩祥老師學生演奏八音，各年齡層包含正準備期末考的大學生，亦從各地趕回，感念老師長時間的指導，展現了傳承的成果。配合其靈前持胡琴的照片，彷如搭配做最後的演出，非常感人的畫面。

十幾年前旅行到泰國曼谷夜市，在中間用餐區享用美食時，前方高大舞台是接連不斷的傳統音樂、舞蹈、戲劇表演；有些觀光餐廳也是泰式料理結合傳統文化演出，提升旅遊的深度。因此，走進社區巷弄中，會見到年輕學子課後在學習傳統文化；印尼更是在學校就有很多學習蠟染、舞蹈、樂器、武術……的機會。有市場需求下自然就會有新一代不斷投入、學習，文化自然傳承下去。二〇一八年中登錄為高雄市重要民俗的「瀰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祭典」，在過年前後二十天進行，近幾年看到不少青少年八音樂手參與請、送伯公的儀式，協助吹奏，正是希望傳承的努力。若美濃客庄各種婚喪喜慶、祭典儀式都能邀請八音團現場吹奏，就能讓傳統樂音持續生活化地呈現。

近幾年明顯看出願意學習並固定練習的學生逐漸減少，旗美高中也無法四人成團。期盼過去這一群打破年齡限制共同團練的學員，能結合各方力量，成為傳承客家傳統音樂的生力軍，再往下傳承，告慰彩祥老師在天之靈。

文／張高傑（美濃八色鳥協會理事長）

▲八音國寶鍾彩祥辭世 文化部呈請總統褒揚（客家新聞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勿忘影中人 鍾彩祥二〇〇九那一年（客家新聞雜誌第六七二集）

▲鍾彩祥的八音休止符（客家新聞雜誌第七八〇集）

還河

（三）

家鄉有句俗語：「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年當一冬」，對耕田賺食的鄉下人來說，早起晚歸幾乎是天職。只是在我長大並開車時，對這俗語背後的習性卻深感困擾，因為務農的叔婆伯母大抵穿深色衣物，在晨昏趕著工作或回家，並且認定鄉下車子少的情況下，常常習慣性的不會觀前顧後即穿越馬路。有幾次我就差點撞上，事實上，這類意外真的發生過好多起。

看生財叔幾乎無時無刻的從田頭走到田尾，再從田左忙到田右，有時，我懷疑到底有什麼做不完的農事？不就是翻土、種植、施肥、拔草，偶而噴次農藥而已嗎？有次放學早些，我走到田邊想知道生財叔在做什麼？

「愛同作物講話，愛惜它們！即使冇事也愛來看，來同它們講話。」生財叔蹲在幾乎沒有雜草的青瓜仔行間用小鏟子鬆土，有時摸摸讓人不舒服的帶有細刺的青瓜葉片，用充滿感情的聲音說：「你越惜它們，它們的果子就越好。」

跟植物說話，把植物當做朋友，雖然在現代科學上已證實可以增加植物的抵抗力、增加產量、提高品質，但那時的我是難以瞭解的，只覺得生財叔有點怪怪的，特別是他的脖子上隨時都掛著一個黃色卻沾染到烏黑的圍兜。為什麼大人還帶圍兜呢？像小嬰兒般為防止流口水沾濕衣服？也因這樣，我與生財叔間始終保持著距離。

慢慢的，我發現生財叔所帶的不是圍兜，而是自己縫製的袋子，為的是耕作時放石頭。剛開始，我很訝異，到處都是石頭，幹嘛還把石頭放入圍兜？原來，生財叔只撿拾田坵裡的石頭，不論在田坵的那個段落，耕作碰到的石頭全部撿起來，大的立刻搬走，小的則放入圍兜，等一定數量了再倒進河裡或堆砌在田埂。

我一直覺得生財叔很笨，沙埔田上的石頭那麼多，而且有時為了傾倒一次石頭得走個幾十公尺，為什麼要用圍兜裝石頭而不是用畚箕捧呢？先把撿起來的石頭放一堆，然後再一次清運，豈不是免除了掛在脖子上的辛苦？儘管我認為生財叔沒效率，而且石頭像是永遠撿不完的。不過，隨著日子的過去，堆砌在田埂的石頭還是慢慢增多了，駁坎也有越來越加堅固的感覺。

當我升上國中後，家裡到學校的距離達八公里多些，必須騎腳踏車通學，於是經廣林庄的新闢道路雖然比較遠，卻成為主要通學路，而陰森的「穿透窿」只在星期六中午下課後才偶而故意經過，且屬於探險、回味、好玩的性質。或許是二、三個星期才經過「崩沙潭」一次的關係，只要稍留意就會發現田埂在慢慢改變，顯然生財叔效法課本〈愚公移山〉的工作並沒間斷過。再來，當我念高中，開始過離開家鄉赴都市租房子的生活，接著又當兵、找工作，返鄉機會大大減少，大概有十年期間，我不曾走過崩沙潭這條路（未完）

文／笠民鍾鐵鈞